

八分钱部长

牟进军

“这是你们报社为我们培养的‘八分钱部长’”。6年前,牟平区与《大众日报》搞战略合作时,时任区委常委、宣传部姜部长面对报社领导略带调侃地这样介绍我。

提及“八分钱部长”,得追溯到1993年。那时我被选调到县机关大院人事局(牟平1994年底撤县改区)任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才一年零三个月时间,3月24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我写的消息《牟平构筑人才工程》,这仿佛一声炸雷,瞬间惊动了整个机关大院。种种臆测也旋即传出:“这小子来头挺大,牟平多年也没上省委机关报的头题了”“县委书记刚被省里考察了,此稿无异于雪中送炭,作者就等着提携吧”“当下发重点稿不托关系不送礼那还了得”……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最先安排新闻科长找我,直截了当问:“你是通过什么关系发的稿?”我说:“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是贴上八分邮票、盖个单位公章就把稿子寄走了。”半年后,我就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尽管当时与部长还未曾谋过面。事后,有业内人士分析:我那篇新闻稿之所以“被”头题,主要是省长春节后带队到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声势较大的人才招聘会,有了如此大背景,应时的“骄子”才荣诞在《大众日报》那方主宰命运的“宝地”。

在好多人眼里,我这个一

文不名、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小人物,恍惚间就因头题稿而一鸣惊人了。其实,他们哪理會到,早在一年前和俩月前的1992年2月11日和12月16日,我也是通过八分钱邮票,分别在《大众日报》和《人民日报》一版“齐鲁新语”、“今日谈”栏目发表了言论《如此“通知”不可取》和《有感于“你们不怕犯法吗?”》,还有零星见诸各级报端的一些新闻和文学稿,只是他们没有瞩目到我这个才露尖角的“小荷”而已。

一切注定并非偶然,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出身普通农家的我,1983年高中毕业后,怀揣着军校梦应征入伍。经过军区军械技工训练大队近一年的磨砺,我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枪械修理工。1985年3月至1986年6月,在老山前线那段特殊日子,我受命于阵地抢修组,主要负责枪械维修。因为参战前,所有枪械已维修保养完毕,加之所在团以炮战为主,所以指导员安排我临时帮厨,业余担负团里分给抢修组全国各地慰问信的回复任务,再之余就是专心致志从事钟爱的诗歌创作,而且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以致文字修炼在日积月累中得以升华。1985年9月济南军区《前卫报》首发处女作《猫耳洞里有颗小星》时我还不满20岁,接着《青年世界》杂志又刊发了我作词的歌曲《老山,英雄的山》,之后军内最高级别的媒体《解放军歌曲》《解放军报》又相继推

出了我以“牟平”为笔名作词的歌曲《我自豪,我是野战司机》和《老山,人民心中的丰碑》。

志向和命运常常背道而驰。战场凯旋,正值我踌躇满志、意欲大展宏图之时,先是败在了考场——以2.5分之差与军校失之交臂;后是直接面对炮团成建制解散——各奔东西。结束三年军旅生涯,我的情绪冰到了极点,好在有首长那句“是金子在哪都发光”的临别赠言,才算让我能够半昂着头步出了军营。

有了部队大学校的历史,复员时,我尽管被分配在牟平县水泥厂干维修工,但依然笔耕不辍,作品也不时被厂报和当地媒体易为铅字,而且通过一次“老山前线战士事迹报告会”的展现,我立马又从车间调至党办,先是主编厂报,后被提拔为团总支书记。1990年底,恰逢全县公开“考干”,在层层严格遴选中,我一路闯关,最终幸运地踏进了那片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机关大院。

珍藏着“八分钱邮票”的美好印记,拥享着机关大院二十载的丰厚阅历,年逾半百的我又踏上了育人教书的崭新征程。尽管离豆蔻年华时一味追求的作家梦渐行渐远,但能在有限履职期内,用创作积攒下的底蕴,用创业磨砺出的韧劲,用创新幻化出的动力,为伟大的教育事业尽点绵薄心力也是三生之幸事!

跟母亲学习慢生活

孙巧菊

年近半百,自己支门过日子也已20多年,说来不怕读者笑话,现在才开始向母亲学习生活。

母亲78岁了,父亲去世后,因不放心她一人生活,便接来与我们同住。之前的岁月,忙求学、忙婚姻、忙工作、忙女儿,真是没有用心留意母亲的生活。直到接来母亲住在一起,才了解了母亲的生活。母亲的生活节奏多数是缓慢的,不仅是因为衰老,动作迟缓,而是母亲说生活有时就应该是慢的,因为慢下来才能品出滋味。刚开始自己并不以为然,找出上班族时间紧、任务重,哪里能慢得下来的理由与母亲辩论。渐渐地,却被母亲用无声的行动改变了。

比如做馒头,我是将馒头醒好后,放进锅里,煤气开到最大,呼呼啦啦20多分钟开锅上桌,母亲说馒头还没熟透呢,急什么,哪里有麦子的香味,可惜了麦子在地里风吹日晒那么多天。我不服气,下次做馒头时,让母亲在旁边指导,全盘实践母亲的方法。馒头醒到一半的时候凉水进锅,小火十多分钟,再改中火5分钟,然后再大火十多分钟,再中火5分钟,再小火十多分钟,一整套程序下来,40分钟左右,馒头蒸好,打开锅盖,香味扑鼻,吃起来绵软可口,女儿说姥姥做的馒头就是好吃。母亲说这才是馒头的味道,才不辜负麦子

的情义。

再比如,天生爱吃西红柿,每次到市场总要点些回来生吃。自从母亲来了,刚买的柿子母亲总是不让吃的,必得清洗干净放在阳光下晒上一两天才行。母亲说,现在人都着急,柿子往往还没熟透就摘下来,哪里有个柿子的味道,放在阳光下晒晒,让柿子再熟熟,吃起来不仅口感好而且安全。馒头事件有了经验,这次不再与母亲争辩,全听母亲口令。果然两天后,再吃那在阳光下晾晒过的柿子,不仅色彩鲜红而且口感包含了甜、鲜、温、软,胃也极愿意接受。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但在阳光下慢慢等待慢慢变红的柿子的确好吃。

生活的滋味得一点一点去品,急不得。生活在这世上,首要的问题是吃饭,连一顿饭都没工夫没心思去做出滋味,不知道还能将什么事情做好。母亲边为馒头点着红点,边唠唠叨叨地说着。望着母亲满头的白发,我竟无言。母亲说,生活要慢慢来,不是说一味地拖沓,应当是该慢就慢,该快则快。生活是有节奏的,不能像你们现在这样,一味地求快,那得错过多少好风景!

这就是母亲的慢生活,虽然不是多么深奥,但若不是用一颗母亲的爱心去仔细体验积累,大抵是发现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跟母亲学习慢生活,让我更懂得生活的滋味,更懂得母亲的爱了。

《冰心与烟台》⑨

烟台入梦来

焦红军

烟台,有冰心的童年生活。

这让她无时无刻不对烟台怀念。每当冰心回忆起童年时代在烟台的一幕幕,她的内心是平静的,也是喜悦的。那童年的时光就像涓涓细流一样进入冰心的梦中,随着那美妙的京戏久久地回荡。在冰心回忆烟台的诸多文字里,对大海的讴歌与赞美俯拾皆是。她说:“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这种幸福只有冰心自己能够体会,是平淡中的一点小波澜,或者说是枯燥中的一点小惊喜。不管如何说,这都是恰当的,童年的时光就是如此,你可以用任何的词汇来描述都不为过,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因为,最终这些词汇的抵达都是童年的故乡,都是美好而不可追回的。

这样的言语总是值得反复咀嚼,反复体味。在冰心的眼中,烟台的理想呈现还是当初的模样,没有国际都市的繁华,没有茶马古道的驼铃阵阵,没有大漠的千里流沙。这里没有杨柳荫边的小桥流水,没有雕梁画栋映着青苔石板,没有望江叹息的骚人墨客。而这就是烟台,冰心心中的烟台。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不

知何时起,烟台深深地扎根在了冰心的心里,勾住了她的魂魄。

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烟台,一片海,一片山,简单而宁静。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当冰心伏案写作时,突然头脑中便映现出烟台的景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或许只有冰心自己知道,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她的文字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而这些蛛丝马迹或许就是她对烟台的盈盈之情。

我们还可以想象,多少次烟台走进了冰心的梦中,这每一次都是故乡与一个作家的相逢,也是一个作家与故乡的相逢。或者,我们大可不必计较这些,因为于冰心来说,她的心早就与烟台融合在一起了。

冰心曾说过,大海在她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这大海对冰心来说,应该就是烟台的大海。正是在烟台的大海边,幼小的冰心开始懂得了怎样爱、怎样恨,萌发了奔如潮涌的文思,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每一次提起笔来,头一件忆起的就是海”,以至于后来的她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对烟台、对大海眷恋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是否,某个深夜,冰心能够听到烟台的海浪声,细细



碎碎地冲击着自己的脚丫;是否,有那么一刻,冰心的心已经飞回到烟台,那曾经的一幕幕真实再现。可以说,烟台一直伴随着冰心的成长,融入到了她全身的血脉里,让她接受了全身心的洗礼。但是,这似乎成为了一个宿命般的定律,虽然我们如此眷恋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它却渐渐渐远,远得不可想象,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而冰心也一直在离开,从烟台到福州,到北京……她没有一刻的停歇,或许,正是这种离开才让她的烟台显得越饱满,精神。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自离开后,冰心的世界里其实住着一个比她童年时代更立体、更清晰、更发乎内心的烟台,而这个烟台是她的精神支柱,也是

她的写作源泉。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是缘于童年的光阴,可以说缘于亲情,甚至可以说是缘于一个个梦,烟台正是在这种童年、亲情、梦境的转换中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美。

聚散因缘起,离合总关情。当然,每一次离开,在冰心的心中都是一种遗憾。从烟台刚刚来到北京的冰心就十分苦恼。“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乎乎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北京头一年的时光,

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乎乎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这其中自然也有生活变化带来的苦恼,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远离”的情愫。以至于她到北京时,并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给冰心的反而是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让冰心只能更多的从精神上去寻找安慰,于是她一次次让烟台走入自己的梦中,一次次让烟台走入自己的文字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烦躁。

每当夜深人静,便会有一个美丽的城市来与自己相约,这其实是一种美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好。冰心的幸福在于,有这样一种机会,她虽然长大后去烟台的机会不多,但幸好,烟台一直与她同在,而这种“同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地理上的同在更重要,更难能可贵。

当我们在冰心笔下领略烟台的美丽景象后,再走进烟台这座城市,我们会发现,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同了,这座城市仿佛更宁静了。

此刻,烟台是否还如约进入冰心的梦中呢?

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